

爱是一碗寂寞的汤

● 白夜 著

人人都想幸福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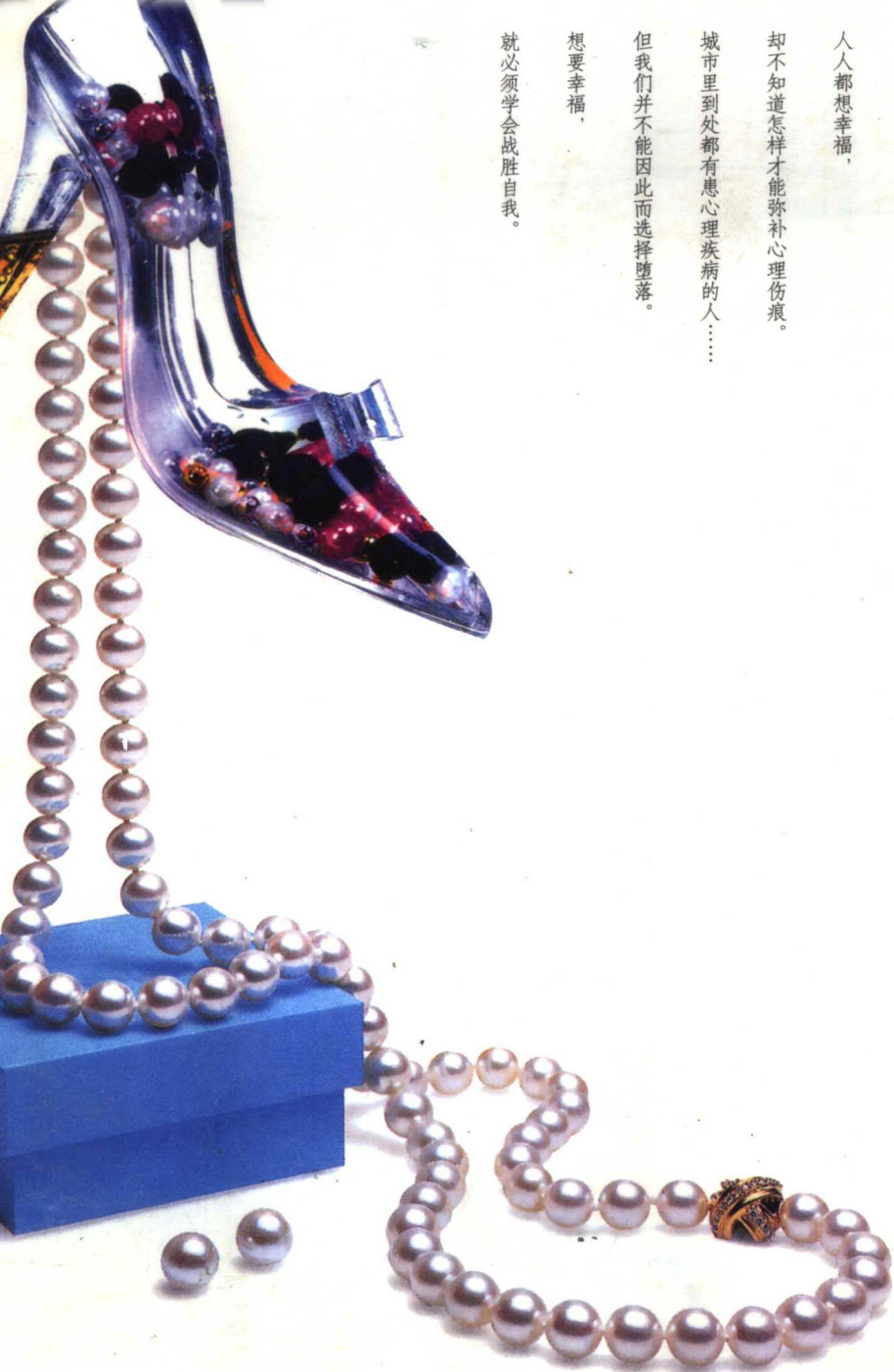
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弥补心理伤痕。

城市里到处都有患心理疾病的人……

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选择堕落。

想要幸福，

就必须学会战胜自我。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◎ 白 夜 著

爱是一碗 寂寞的汤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5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是一碗寂寞的汤/白夜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5. 10

ISBN 7-5442-3233-6

I. 爱... II. 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4660 号

AI SHI YI WAN JIMO DE T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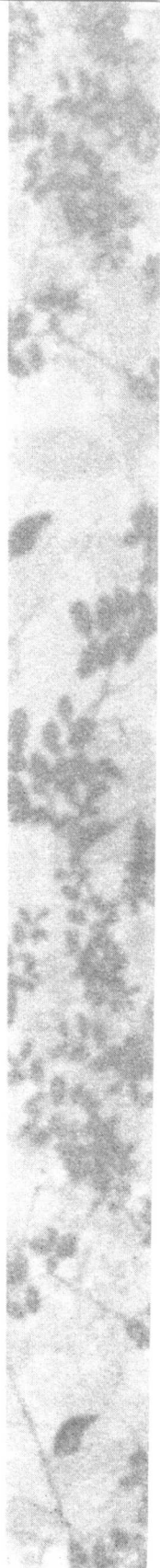
爱是一碗寂寞的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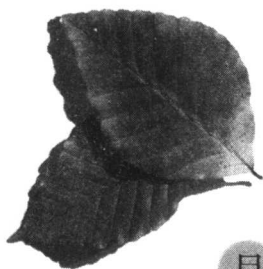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	白 夜
责任编辑	张筱茶
特约编辑	刘婷婷
装帧设计	图+文工作室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 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排 版	北京百通图文公司
印 刷	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开 本	635×960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12 千
版 次	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3233-6
定 价	26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我一直以为，一个躯体里最先住着的
的是一半男人一半女人，受到了外物刺
激，才有了倾向，或者成了空巢……





目

录

- 第一章 葬礼一 & 规则生活(001)
- 第二章 布娃娃的情人节(016)
- 第三章 葬礼二 & 同学会(034)
- 第四章 杀(053)
- 第五章 肉食动物(067)
- 第六章 女 祸(085)
- 第七章 葬礼三 & 初恋(100)
- 第八章 晴天娃娃(120)
- 第九章 葬礼四 & 旅行的冬季(138)
- 第十章 新年快乐(153)
- 第十一章 乱了(166)
- 第十二章 再给我多点时间(179)
- 第十三章 葬礼五 & 爱情证书(194)
- 第十四章 谁和谁(205)
- 第十五章 菟丝花的重生(219)
- 第十六章 兄 弟(231)
- 第十七章 葬礼六 & 我不爱(242)
- 第十八章 幸福的频率(256)

第一章 葬礼一 & 规则生活

番茄蛋花汤

疗效：愉悦心情（因人而异）。

原料：番茄，鸡蛋，海米，淀粉，盐，味精。

制法：番茄切块，薄油，锅热后放海米和番茄翻炒片刻，加热水，温火煮至番茄块离皮、失魂，勾薄芡，浇上蛋花，加入调味料即可。

伏天八月，是个贴近死亡的季节。

酷暑难当！

灵堂还是一样的阴暗。没有窗，艳阳被隔绝在墙外，不能探头。

童欢扶着项奶奶，给前方的死者躬了四次身。

家属回礼。

“节哀顺变。”老掉牙的台词，但很好用。趁着项奶奶和死者家属聊天，童欢兴奋地四处张望，就算皮肤上泛起一阵阴冷，都难以阻止她以猎人般的目光射向参加葬礼的众人。一脸沉痛，是最完美的武装，虽然唯一“躺”在灵堂里的人与童欢并不熟识。但那有什么关系。

招牌一样的严肃，人们仿佛集体购物般戴了同样的面具，晃在灵堂的各个角落。偶尔，会有不同的手机音乐声响起，尖锐地穿透哀乐声，引得众人瞩目。视线绕场一周又回到起点，



没什么新意的葬礼，童欢的积极性被打击了不少。

正无聊着，童欢的耳膜内瞬间充斥了刺耳的哭喊声。这种哭喊的方式在越加文明的城市葬礼中已很少能听到。一定是死者的乡下亲戚来哭丧。果然，和预料的结果分毫不差。童欢有些得意。哭丧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哭声如雷，声泪俱下，只是不能打动人。

过犹不及啊，过犹不及啊！呵呵！童欢痴痴地感叹，沉浸在并不动听的哭声里——哭声由单变双，由小变大，渐渐地此起彼伏……

新鲜的番茄，温火，熬至失半魂，浇上蛋花，加盐、味精，便可出锅食用。这是做法极简单的一道美味浓汤。甚至被中、西快餐店频繁使用，作为附赠，只是味道无法和家里特调的番茄蛋汤相比，少了些许的精致。

“番茄要挑微酸的那一种，最好不使用番茄酱。盐不能太多，否则会遮了鲜味，但太少的话，酸味挑不起来，也不好喝。勾薄芡，等汤煮沸，再浇蛋花，蛋花才会朵大而出香。”童欢边利落地做着番茄蛋花汤，边给站在厨房门口的安晓竺讲解这道汤制作的灵魂所在。“还有，海米要早放才会出味，你要记住哦！”

“不是最简单的一道汤吗，怎么听起来还是很复杂？”安晓竺皱着眉，然后好似下定了什么决心，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是不要学了，只要等你做来享用就好了。”

“安小猪，昨天是谁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‘出得厅堂，进得厨房’的超完美女人的？”童欢关了火，转过身质问一脸“怕怕”神情的安晓竺。

“呵呵，是我吗？”安晓竺眨眨两只大眼睛，无辜的眼神让人很难不相信她讲的是真话。

“就是你！不用怀疑。”

“童欢……”安晓竺撒娇地唤着童欢的名字，又眨着大眼



睛可怜巴巴地望着锅里的汤问：“那现在可不可以喝汤了？”

“不可以。某人刚刚不是还说夏天喝这番茄蛋汤不适合吗？”童欢嘴硬地拒绝着，但手仍然麻利地盛了两碗汤。

安晓竺只是笑笑，然后走过去接过童欢手里的汤碗：“嗯，真的好香！”

白色的瓷碗里，红红的番茄和金黄的蛋花交错出朝阳般的灿烂。与灵堂完全相背的色彩，一个是人间一个是地狱。每次参加完葬礼，童欢都喜欢喝上这样一碗汤，暖暖的，能够触摸到温度。仿佛只有借助它，自己才能又重回“人的世界”。

碗底又见瓷白。童欢放下碗筷，只懒懒地堆在椅子上，一脸满足：“还是活着好啊，可以尽情享受人间美味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好舒服，发了好多汗，一会儿再去冲个热水澡就更完美了。”安晓竺附和。

童欢挑挑精致的眉梢：“安小猪，跟我在一起变得越来越懂得享受了哦！”

“就是嘛，再这样人家真的要变成小猪了，到时候就赖给你养！”

“好啊，我求之不得。”

安晓竺没办法了，径自问着：“今天的葬礼怎么样？有什么稀奇的事吗？”

“没意思透了。灵堂没特色，也没发生什么战事，无聊啊。”

“郁闷？”安晓竺斜了她一眼。

“郁闷。”童欢肯定地点点头，“不过项奶奶倒挺激动的，血压都高上去了。”

“项奶奶没怎么样吧？”

“还好，我叫了车把她送医院了。”

“什么？那你还这么镇定地回家喝汤？童欢，你也太那个了吧……”安晓竺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相信童欢真的作出这种



事。虽然童欢不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但……

“那个？冷血吗？”童欢依旧是那副懒样子，“还好吧。怎么说也是我把她送到医院，还给项南打了电话让他过去接手。医生说病人没事之后我才回来的。难道这还不够？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误会！误会！”安晓竺傻笑了两声，“又被你骗了，就知道你的血还没那么冷，可能因为你表现得太无所谓了吧，才让我误会的。”

“可能是生死看得太多了，麻木了。”童欢不以为异。

“哎……那就不要再去参加什么不相干的葬礼了。”

童欢忽地坐直了身：“那怎么行，这是我唯一的嗜好。安小猪，不要打击我的积极性！”

“你确定这是‘唯一’的嗜好？骗鬼啊！全国人民都不相信。”

“哈哈，知我者唯安小猪也。那好吧，为了我热爱洗澡的伟大嗜好……”童欢瞥了眼桌上的碗筷，再看向安晓竺，“这些就交给你收拾喽！”说完，童欢飞出一个媚笑给坐在对面的安晓竺，说了声谢，不待安晓竺回应就一转身旋出了餐厅。

只留了安晓竺对着两个空碗小声呢喃：“真搞不懂，那些男人怎么偏就喜欢你这般疯疯癫癫、故作姿态的？”

“不懂了吧……”童欢的脑袋忽地又从门边探了出来，着实吓了安晓竺一跳。她故作神秘地停了一下，然后又是妩媚地一笑：“因为——他们笨嘛！哈哈……”

浴缸里撒下些许香浴盐。

拧开龙头，透明的水，打着旋儿冲入浴缸，一番撞击后却呈现出淡淡的紫。

整个浴室，四散着薰衣草的馨香。

童欢厌恶地甩掉一身紫黑色长裙，慢慢地半躺进淡紫色的水中。

水温稍稍有点烫。



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让薰衣草的芳香沁入心肺。童欢满足地叹息：“生活还是很美好的，还是活着吧，活着才有享受生活的可能。”

童欢从中学起便常常有厌世的念头。明明生活在富裕之家，衣食不愁，但就是无法真正地快乐起来。活着，对于她是件痛苦的事，但她又无法真正地去完成“死亡”。她知道自己是个懦弱的，丧失了“生”的信心却又没有“死”的勇气。

“可怜的人类！”童欢自我嘲讽。

睁开眼，望向浴室顶棚，一人高的玻璃镜被嵌在与浴缸平行的位置。躺在浴缸里的人，一抬眼便可以从中窥探到自己的身体。这是整套房子里最令童欢满意的设计。

童欢就这么静静地瞪着镜子里的人：淡紫色的水中，肉体显得格外雪白。脸色也是一样，褪去了彩妆，赤裸的脸色，苍白得骇人，真像个刚从鬼门关晃悠回来的病者。

这又让她想起今天的葬礼，那是一个属于别人的葬礼。如果今天躺在灵堂里的人换做是自己，会不会也有人为她如此放声哭泣？或许有吧，但触碰不到真心的痛，又要来何用？

意识在薰衣草香里渐渐淡薄。

“好吧。就约在明天，下午两点，莉莉猫咖啡吧。先收定金，事成之后交付尾款。”

敲上最后一个字，童欢不再流连线上。断掉网络连接，不玩了。自从安晓竺借住到家里，童欢乖了很多，不再整夜流连在外，唯一的乐趣就是上上网而已。当然，偶尔也安排些余兴节目，比如刚刚定下的约会……哼！明天又有好戏看了！

童欢对着显示屏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容，正好被推门而入的安晓竺瞧个正着：“又是哪个蠢蛋要倒大霉了？”

安晓竺走近童欢，递给她一杯牛奶。

“安小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挖苦你的房东兼死党？我是多么善良的人啊，怎么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顶多是帮助那些受



骗妇女认清那些花心男人的真面目罢了！”童欢表情夸张地大声反驳。

“好吧，就算你有理。但是，不接项南电话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一晚上电话都快被他打爆了。”

“哦。”童欢瞬间失了气力，“没有啊，不想跟他说话而已。”

“他又哪里惹到你了？他让我代他说一百声对不起。”

“就是项奶奶住院的事喽，老人家身体不好也怪在我身上，那家伙，不识好人心。”童欢当然清楚项南只是一时着急才会失言，但她就是不能谅解，从小一起长大的项南是最了解自己的。别人都可以随便误会她，但唯有项南不能。“好了，不要说我了。说说你的工作吧，面试结果如何？”

“去了三家。一个是应征幼儿园老师，一个是贸易公司秘书，还有一个是广告文案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幼儿园和贸易公司都通过了面试。”

“你的选择？”

“幼儿园。”

“这个适合你。真要去做什么秘书，你呀，极度危险！”童欢皱着眉喝掉杯中的牛奶，她一直不喜欢这种饮品，但安晓竺说能帮助睡眠，还每天亲自监督她喝。

“危险？说得我好像小红帽似的。”安晓竺表示抗议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童欢挑挑眉梢，“不知是哪个笨丫头，拼死拼活一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就被老板给踢出门了。”

“那是……因为没经验嘛。不都是这样，经验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”

“那也不能笨到被白白利用还不懂反击的地步。”童欢懒懒地开口，并不想与安晓竺辩驳什么，只是想稍稍提醒爱幻想的安晓竺凡事多点心眼，毕竟外面的世界啊，比书本上写的要复杂得多。

“所以我决定干回老本行，还是当老师比较适合我。”安



爱是一碗寂寞的汤

006

晓竺并不恼童欢，她知道童欢的刻薄只是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。

“是啊，从教中学生沦落到教幼儿了，好大的进步！”

“又酸我！没关系，至少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近了！”安晓竺想到自己的理想，心情瞬间愉快了几分。

“唉……执着的家伙……干脆你在这城市里找个有钱的男人嫁掉算了，光靠你自己要实现理想买房置业的，真得有点儿八年抗战的精神。”

“嫁人？”安晓竺咀嚼着这两个字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某人曾经不是说过，男人不如钱可靠。现在还鼓励我往死胡同儿里扎？”安晓竺的眼中闪过一丝捉弄。

“话是这样说，不过具体问题总要具体分析。来来来，今天给你传授第二课，如何把男人的钱变成自己的……”

窗外，今夜的星星闪烁得格外厉害。

厦门街五号。

这个城市里最有名的迪厅。人气极旺，治安也出奇的好。

所以童欢选在这里约会陌生的网友。

要见面的男人，与童欢通过几次电话，互发过照片。童欢知道，今天是“收网”的时间，对两个人都是，相区别的的可能只在于“收网”的定义不同。

嘴角勾起一道妩媚的冷笑。

挑了个屋角的位置。童欢对于将要开场的好戏，很是期待。

刚坐定，熟识的服务生就过来打招呼：“今天怎么一个人？”

“付账的那个还没到。”抽出根烟，童欢熟练地打着火机。

“又有好戏看了？”服务生也是一副期待的神情。

“可能吧。今晚帮我注意着点儿。酒钱少不了你的。”童



欢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似乎是故意放低，“游戏开始了，请先退场吧，小林。”

前方走过来的男人，衬衫、西裤、平头，瘦瘦的，有些斯文模样。据说他有着坐怀不乱的潜力，只是还有待证实。或许今晚就是揭开谜底的时候。

男人的目光也同样在审视着眼前抽烟的女孩儿。冷紫色的斜肩连身短裙，将女孩儿的线条勾勒得凹凸有致；长发温顺地披散在肩头，淡化了短裙的妩媚又平添几许优柔；淡妆敷面，精致而优雅；唯一令人皱眉的便是她手里的那根烟，这样的女孩儿，该被男人藏在家里细心呵护。

童欢适时地咳嗽了两声，仿佛被烟味呛到。男人走过去夺过她手中的烟：“不会抽就不要死撑，为什么非得把自己搞得这么颓废？不就是失恋嘛！”

“总要有个发泄的途径，不然会被困死在仇恨里，我不想恨他。”童欢的表情忧郁而伤感。

“那也不该伤害自己的身体。”男人坐到童欢身边，这个角度可以同时观看到歌手演唱以及娱乐表演。

“心都被伤了个透，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？不说这个，陪我喝酒吧，今天晚上你要陪我喝个痛快。”童欢半是撒娇半是威胁。不等男人再说什么就招手示意服务生：“一打啤酒，科罗娜，谢谢。”

“会不会……太多了？喝酒也是很伤身的。”身旁的男人仍有些犹豫。

“没关系，知道你不能喝，你适量吧，还要负责送我回家，总不能都喝醉了。”男人的眼神闪了一下，瞬间而过，刚好被童欢逮个正着，她心底对这个男人的评判由此渐渐清晰了起来。哼！还被女朋友鼓吹为“最后一个坐怀不乱的男人”，看你狐狸尾巴还能藏多久？

金色透明的科罗娜，被一字排开摆在桌上。



不再说什么，童欢低头喝起闷酒。一瓶很快见了底，第二瓶跟进。男人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偶尔喝一口酒。童欢也在等，等酒精的魔力缠绕住面前的男人。

没有预警地，童欢突然抬起头，微皱着眉，眯着眼，看向坐在身边的男人问：“我长得不漂亮吗？”

“不，你很漂亮。”

“我脾气很坏？”

“你很善解人意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不要我？”

“爱这个东西，很难说。”他的话语似乎包含了许多更深的含义。

“爱消失了，就要抛弃吗？”

“或许。否则两个人在一起也是一种痛苦。”

“你呢？你和女朋友不是交往了很多年，为什么还能相守？”

“如果没有意外，我会娶她，但那是责任，不是爱。这么多年，再浓烈的爱也会被时间稀释的。”

“意外？你所指的意外是什么？爱上别人？”

“呵呵，到了我这个年龄，即使有意外发生，大概我也不会娶了别人。”

“即使那个人是你所深爱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会怎么处置你所爱的人？”

“做情人吧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适合婚姻。”

“那……我呢？”童欢这一问充满挑衅。

“你，是个很容易让男人爱上的女人。”童欢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欲望，属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欲望。

“是吗？有时候我渴望成为一个妖精，因为妖精只要享受被爱就好，而不需要去深爱别人。但那并不容易。”童欢的脸上闪烁着凌乱的表情，这一刻，她看起来是那么脆弱，需要被



呵护。

“让我爱你吧，呵护你，给你保护。”男人冲动地开口，同时搂住了童欢的肩膀。

童欢顺势虚弱地靠在男人的怀里，她轻笑着问：“做你的情人？然后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分享你的爱？我不要！那种伤害，有时比爱更痛。”

“不，我的爱只有你能享有，我现在唯一不能给你的就是一纸婚书。欢，你该知道，这相识的几个月，虽然我们不曾见面，但灵魂已经深入彼此的心，那种悸动，我不想否认。”男人搂着童欢肩头的手更紧了紧，另一只手也轻轻抚弄着童欢黑亮的长发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好乱。让我想想，想一想……”童欢拿起第三瓶科罗娜，依偎在男人的怀里，轻轻地浅酌，并趁着男人激动地表白时，塞给他第二瓶啤酒。男人的酒量并不好，她早已打探清楚。

迪厅里，人们各自沉迷，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一对看似情侣的陌生人。

温柔舒缓的舞曲不知何时替代了娱乐节目。

舞池里，几对恋人般的男女亲密地摇摆着。

童欢拉了身边的男人去跳舞。

音乐愈显暧昧。靠在男人的肩头，童欢轻轻舞动。

男人的手散发出滚烫的体热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渗透进童欢的腰间。

五分钟，足够点燃一个男人。

回到座位，幽暗的光线里，男人迫不及待地吻上了童欢。童欢却笑了起来，不合时宜地，甚至笑得有点邪气。在男人不解的目光中，她拿出手机开始拨号，三十秒，一个最不该此时出现的女人挤进了“二人世界”。

“怎么样？还满意结果吗？”童欢又是一个嘲讽的笑。

女人无语。只是紧紧地盯着男主角。



男人则是一脸无措。

童欢笑得越发的甜，她拍拍女人的肩膀：“好了，游戏到此结束，该是我退场的时候了，记得追加尾款。”说完，还故意凑到男人身边：“不可否认，你是个好情人。但不适合我的游戏规则。再见了。”

男人这时才恍然大悟：“一切都是你们设计的？童欢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习惯性地挑起眉梢，童欢冷漠地开口：“为什么？哼！我童欢做事从来不需要理由。”

“你……”男人激动地拉住童欢的手臂，却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放手！”

男人不语，只是紧紧拉着童欢的手臂。

“不放？”童欢的声音更冷了些，她抬起头示意小林该是他出场的时候了。

“这位先生，有事请坐下来慢慢谈，您这样会影响其他客人。”小林带着两个保安走了过来。男人的气势顿时弱了许多。他颓废地跌坐回椅子上，拉着童欢的手也在同时松开。

“别难为童欢，她只是我请来客串的局外人。”女人终于开口。

童欢甩甩披肩的长发，虚伪地对着女人吐出两个字：“谢了！”

午夜十二点。

迪曲爆发在寂寥的人世间。

是该退场的时候了。

炉上的粥，火候已经差不多了。

童欢坐在炉火旁，思量着见了项奶奶要说些什么。她总是不擅长和长辈打交道，不爱说客套的假话，什么都不说吧，又被别人误会成高傲。



“做人难呢!”童欢叹了口气。

认命地起身,关火,再把锅里的水果粥倒入保温瓶。别看这一小锅水果粥,可足足折腾了她好几个小时。老人家牙口不好,不但粥要煮得比平时烂些,水果的挑选上也要格外注意。等老人家喝上这粥,谁还敢说她童欢没有“人情味”!

有时候,童欢真猜不透这老人家的的心思,孙子给安排了附带医疗设施的老年公寓,她怎么就非要死守着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,不肯换地方?

是怕寂寞吗?

可孩子们都忙,自己一个人住,岂不更寂寞些?

童欢一直不喜欢医院的白。

太过炫目。总让她有看不到未来的绝望。

推开病房的门,没料想这个时候项南竟也在。装做没看到他,童欢直直地走到项奶奶的床侧。寒暄了几句就打开保温瓶舀了粥递给项奶奶喝。床上的老太太已满头白发,但脸色还算红润。她接过童欢手里的粥碗,尝了一口便不住地赞叹,直说着好喝。童欢满意地笑笑,她对自己的手艺是很有把握的。

突然耳边传来轻语:“我这几天也很虚弱,哪天你也煲个粥给我补补?”

童欢侧过头瞪了项南一眼。还是不说话。

转回头,童欢又跟项奶奶搭着说了几句话。没一会儿,老太太就露出了些疲惫的神色。童欢见状起身告辞,然后绕过项南,推门而出。

深呼一口气。将肺里所有属于医院的气味剔除。

童欢慢悠悠地走向医院大门。她在等,身后的那个人先开口。

“童,你到底想怎样?”项南幽灵般瞬间闪到童欢身前。看起来有点烦躁。

